



密室犯罪 推理

天城一 著 赵海涛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3291

密室犯罪 推理

天城一 著 赵海涛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犯罪推理 / （日）天城一著；赵海涛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008-6891-0

I. ①密… II. ①天…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01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7091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AMAGI HAJIME NO MISSHITSU HANZAIGAKU KYOUTEI
Copyright © 2004 Hajime Amag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ippon Hyoron 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ppon Hyoron sha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and Eric Yang Agency, Beijing Office

密室犯罪推理

出版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005043（总编室）

（010）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010）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十宗罪 / 1

星月夜杀人 / 1

乡村 UFO / 8

夏之炎 / 11

远 雷 / 16

火岛之花 21

朝风的悲歌 / 27

怨之浦 / 45

无谓的骚动 / 52

影中影 / 59

夏日的犯罪 / 69

第二章 密室七类 / 90

有暗道的密室

——《星月夜杀人》案例分析 / 94

机械密室

——《乡村 UFO》案例分析 / 98

意外·自杀·密室

——《夏之炎》案例分析 / 100

内出血密室

——《远雷》案例分析 / 103

时间差密室(+)

——《火岛之花》《朝风的悲歌》案例分析 / 107

时间差密室(-)

——《怨之浦》案例分析 / 113

逆密室(+)

——《无谓的骚动》案例分析 / 119

逆密室(-)

——《影中影》案例分析 / 124

超纯密室

——《夏日的犯罪》案例分析 / 128

小 结 / 135

第三章 毒草·幻相 / 143

不可思议的国家犯罪 / 143

鬼面犯罪 / 151

奇迹犯罪 / 163

高天原的犯罪 / 169

梦中的犯罪 / 187

为了明日的犯罪 / 196

被偷盗的信件 /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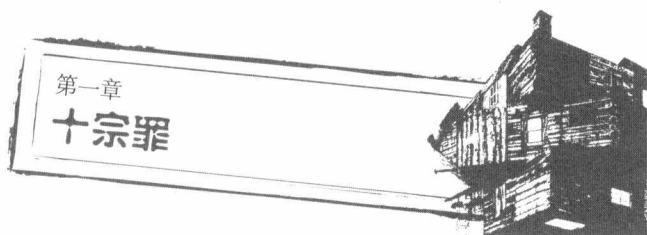
波茨坦犯罪 / 226

黑幕·死于十点钟 / 243

冬日里的犯罪 / 253

第四章 密室手法 / 262

后 记 / 278



星月夜杀人

伍岛与待子不由得浑身战栗。

就这样平白浪费了一天，这是夏季中最漫长的一天。

庭院的草坪掩映在树丛的荫蔽下。不消几时，夏季的暮色就会缓缓降临了！

天龙机械从早上起就拖拖拉拉地开起了董事会，期间只有吃午饭的一个小时是在餐厅度过的。与会者一大早就聚集在宽敞的会客厅里高谈阔论，但是每次都会在同样的问题上陷入胶着。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弊端啊！与待子咬牙切齿地想。

天龙机械是其所在领域的行业巨头，是由小说中塑造的英雄成功人物那般传奇的伍岛与之助于明治时期创立的。从那时开始，就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历来没改变过。长子与一郎继承了董事长的职位，次子与二郎担任执行董事，女婿丰后启二郎任常务董事。这三个人持有公司绝大多数股份，其他三位董事则持有剩余股份，这些人之间都有着姻亲关系。

与一郎是与待子的父亲，仪表堂堂，个头高挑，风度胜过大部分日本人。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赴巴黎索邦大学留学，与法国人相比也毫不逊色。在普林斯顿攻读文学学士期间，即便是去排日情绪十分强烈的西部地区旅行，与一郎也从没感到过不适。

与一郎不仅相貌俊朗，头脑也十分聪颖。与待子至今无法忘记拜读父亲硕士论文时的兴奋，父亲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证了富兰克林民主主义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孔多塞为中心，由吉伦特党继承了这一理想，其间与外来思想抗衡的土著则是雅各宾派。中世纪以来，使得民众浸淫的千年王国的梦想跨越了雅各宾时期，最终波及第三帝国时代。这篇论文是昭和初期有关西方理论研究的出色成果。

“我还被指导教授夸奖了呢！曾被他推荐去攻读博士，我的研究可是丝毫不含糊呢！”

“那您最终为什么没有攻读博士呢？”

“因为你爷爷去世了，家里发来电报让我赶紧回家。”

后来，与一郎就止步于此了，充满激情与进取精神的社会科学学生突然之间变成了保守的企业经营者。与待子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副缠着绑腿、戴着战斗帽的模样。顽固地遵守着创始人——祖父的遗训，摇身一变，既是第三帝国的批判者，同时也充当了军方的爪牙。天龙机械能坚守到战后依旧平安无事，这其实是与一郎奉行保守主义的功劳。但是，至今这种观念却阻碍了天龙的发展。人事停滞，经营也变得消极起来。在技术上也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被落在后面。公司中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接二连三地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与待子望着陪伴自己一起长大的天龙，其中寄寓了她多少的深爱，而这一切正在渐行渐远，她无比痛心地说道：

“爸爸，改革吧，实行改革！”

“改革？你说什么糊涂话呀？”

“您怎么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比如说，公开股份和增加资本啊。我

们的家族经营模式已经进入瓶颈期了。”

“与待子，你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你姑父是一定会反对的。”

这里说到的“姑父”就是丰后启二郎，与一郎的妹夫。他拥有老家大片的山林。作为天生的保守主义者的常态，丰后启二郎把天龙当作他们同族的独有资产。丰后启二郎让他的儿子启吉当上了人事课长，并且煞费苦心让自己的部属占据公司内部的核心职位。像对外股份之类改革的想法至此已是昭然若揭，肯定不同意的了。

“您不是还有与二郎伯父吗？我们双方合作的话就占半数以上了呀！”

“与待子，那是不可能的。与二郎可没有表示过赞成哟！”

与二郎是个愚笨、小气又无趣的中年男人。战后不久丧妻，他便与来帮忙做家务的远亲女子结了婚。这个女子在成为与二郎的第二任妻子后，对他严加看管。与二郎对于这位妻子的吩咐也是言听计从，将继子十三郎当成养子，并推选他成为董事中的一员。与此相反，其他董事很鄙视十三郎。认为他不仅相貌丑陋，而且看上去头脑也不灵光，十三郎只是个没有任何优点的技术人员罢了。只有与待子对他另眼相看，认为十三郎是天龙董事中唯一一位算得上诚实的人。后来，两人联手对付与二郎，理由是怕失去在天龙的现有职位。

“我知道了，叔叔，我们和银行去交涉一下，看是否能获得银行方面的帮助吧？”

虽说是董事长唯一的女儿，但也只不过担任了个董事长秘书的职位，但是对与待子来说，这却是十分关键的。合作银行不出所料地提出开除无能的与二郎的条件，交涉因此陷入僵局。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不论怎么看都是模棱两可的。于是他们决定在董事会上一起商讨这个方案。为了防止会议内容泄露，董事会选择在伍岛的家中召开。伍岛提前给家里的佣人放了假，住宅的警戒工作则是由总务课长的助理警官全程负责，与待子只负

责董事们的招待工作。

直至午后三点左右，会议都是按计划顺利进行的，与一郎对公司形势的分析也渐渐明朗化。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久违的自己，仿佛还是就读社会科学专业时代的模样。他举了一个因为自身是家族企业而一蹶不振的著名企业的例子，主张打破家族企业的局限。另外，十三郎又从技术层面又进行了补充，强调现在是技术革新的时代。如果不对新产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话，天龙在机械工业领域将会无法存活。十三郎是家族中唯一一名技术人员，整个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能在技术方面对抗他的人。与待子认为，至此胜负已定。

与待子正在准备会议后的宴会，她从厨房里把冰块放入广口的保温瓶里，然后送到餐厅，洋酒在餐厅的酒柜里整齐地陈列着。她若无其事地绕过沙龙来到玄关门口处，正在玄关处警戒的总务课长看到与待子后，嬉皮笑脸地替她把玄关门打开，就在这一转眼间，与待子就利用这一条小门缝潜入丰后家的后院。

启二郎拿出来的是写在银行信笺上的人事安排方案。该从哪里入手呢？就算日后调查的话也是一个难以落实的奇怪文件。银行派人顶替了与二郎的职位，与二郎由此被降职。与一郎虽然曾经是史学的研究者，但是他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对这份文件的可靠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此时已自乱阵脚。由此，与二郎立刻乘胜追击，擎举反叛的旗帜，于是形势在刹那间发生了逆转。

无谓的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后，会场又陷入了沉寂。启二郎回过头大声地招呼他的儿子：“喂，启吉，要是追加投资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吗？”

“用山林作担保的话，可以投入一两个工厂，那个可是您的棺材本儿啊！是这样吧？与待子小姐！”

启吉既不是在关西出生，也不是在关西长大，却操着一口关西腔，这让与会者心生嫌恶。

两家心领神会，决定联姻还是与待子正在上 A 女子大学时候的事，到现在算来已经五年有余。

一开始，与待子并不愿意。启吉是个帅气的运动员，学生时代还曾是网球选手。两个人曾经组队在避暑地的网球淘汰赛中联手赢取过比赛。与待子知道，整个家族都期待他们能够成为般配的一对儿。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与待子作为董事长秘书进入公司后，看待启吉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启吉私底下也是有女人的。这个女人名叫坂内郁子，也是在天龙就职的大美女。坂内郁子还是与二郎的秘书，她的父亲是天龙集团老一辈的员工，他毕生唯一的优点就是近乎愚直的死认真。启吉以让郁子父亲担任地方工厂的课长为诱饵，很轻松地就得到了郁子的肉体。这件事与待子很早就有所察觉。

“怎么样？与待子小姐，你下定决心了吗？”

启吉站起身来走近与待子，趁机将手搭上她的腰。如他所愿，全场的目光瞬时都聚焦在他们二人身上。启吉认为与待子没有反抗的余地，心里还打着胜利在望的如意算盘。

突然，一股可以称得上是狂暴的愤怒充斥了与待子的身体：“现在还没输呢！这不是你能碰的地方！就算我和十三郎结婚也能得到与二郎的股份，天龙的职工和整个家族数千人的命运，怎么能交到你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手里？”与待子用力推开了启吉的手。

“不要生气嘛……”

启吉肆意放声大笑，声音响彻整个餐厅。在死一般寂静的沙龙会议上，他手中擎着一只玻璃杯，玻璃杯里斟满了威士忌，其中还有几颗冰块。

“这杯敬天龙的大小姐！”

这是与死亡的干杯，启吉旋即倒地而亡。

岩美刑警除了本职工作外，还是一位业余魔术师，岩美对光线利用的

高明之处让同事们都心服口服。此刻，岩美正在岛崎面前展示魔术师的技巧。他右手拿注射器，左手拿着冰块。

“如你所见，注射器里面装的是蓝色的水，然后把这个注射到冰块里。”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把氢氰酸注射到冰块里了嘛！不过，这些氢氰酸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不是什么大事，这个试剂在天龙的工厂里好像有很多啊！”

“这可不好办吧？”

“没什么不好办的，需要些技巧而已。冰壁太厚，针就无法扎进去，要是太薄，轻轻一捅又容易碎掉，所以得掌握要领才行。”

等到冰块内部稍微被染成了蓝色，岩美便从冰块中抽出针，用手指堵住冰块上的洞口。

“现在不管怎么摇晃，里面的水都不会漏出来了，不过保险起见，还是将它放到冰箱内比较安全。”

“你还真是心细如发啊，要不你干脆直接告诉我犯人是谁好了。”

“你可真会挖苦人。你是在讽刺我能把氢氰酸弄进水里，却不能把冰块弄进保温瓶里是吗？说实话，这点我确实无法做到。保温瓶被放在靠近饭厅墙壁的桌子上，在饭厅后面一侧有一扇宽大的窗户，以前的建筑师真是太任性了，居然把这扇窗户又分成了好几个三十厘米的小窗户。光是把脑袋伸进小窗口都很费力，如果人要想从中穿过那更是无稽之谈。另外，窗户距离墙壁有五米，窗户下正好是一个填着松软泥土的花坛。这一块都仔细调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足迹。所以说，若没有七米长的手，要把冰块放到保温瓶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穿过大门进入食堂的人也仅有与待子和被害者两人，再加上出现问题的两个小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位大小姐悉数吸引，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其他人当时都在做什么……”

“这就是说，即便是你也束手无策啰？”

“大家是不是也那么认为的？就这点小案件，不消一个小时，犯人自然

会来自首。”

“孔明有孔明的布兵韬略，我也有我自己的锦囊妙计。我们给天龙集团来个请君入瓮，一旦天龙大小姐身陷牢狱之灾，各种谣言就会铺天盖地。”

二十年的时光改变了十三郎的容貌，他脑袋的头发稀疏斑驳，脸上被岁月刻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虽说十三郎是一家本地工厂的当家人，但是单看这张脸却更像个苦行僧。

秋日柔和的阳光倾洒在事务所里，办公桌上有一幅金属边框的家族合照，里面有他那略微发胖又为人善良的妻子，还有他机灵的孩子。

事务所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与待子的照片。时间把与待子打磨得更加精致，天龙的大小姐如今已成长为颇具领导气质的女王。

“当时完全没察觉到这是个陷阱，在我自首后才意识到这一切。”

“作为交换，你的服刑期也很短嘛。”

“你是在说你其实对我很好吗？”

十三郎苦笑着，从烟盒抽出一支烟并点上火。他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用手掂量空烟盒的分量。紧接着以甩腕击球的方式，把烟盒猛地抛了出去。烟盒在空中飞过，不偏不倚，落在一角的废纸篓里。这一幕与当年自己抛出冰块，冰块穿过窗口，落入保温瓶的一幕如出一辙。自己供认罪状之初，当着岛崎的面现场演示，警察们都一脸难以置信的惊讶表情。

“这就是我唯一拿手的技艺。就是这点小本领拯救了整个天龙。”

“你看上去很得意啊！”

“是啊，非常引以为傲。”

“你就没有一点悔改之意吗？”

“我已经表示出来了啊，能让警察与法官都满意的悔意。警察和法官们在法庭上也都说了，杀死启吉是错误的行为，人的性命比我们的地球还要重要。”

“难道你认为这是对的？”

苦行僧脸上掠过诡异的表情，是胜利自豪，还是顿悟？岛崎无从得知。

“我的人生啊，没有一次如我预想的那般顺利度过。我出生于寒门，历尽千辛万苦从高级工业专业毕业，却赶上日本战败，工业遭遇重创，我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后来，我很幸运地被天龙破格收留，成了其中的一员，但毫无血缘关系的我始终是一个无名小辈。经常遭受大家的无视，可以说毫无存在感可言。由于正好赶上公司经营不景气的大环境，我也没有什么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人生的前半部分一度毫无希望。”

十三郎冲着天花板吐着烟圈，视线落在与待子的照片上。

“但是唯有那个人，是我当时的希望。在公司里唯有她一人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为了她，我就算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杀死启吉的那一刻，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散发光芒的时刻。我想把我的幸福感分享给大家，不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天龙的成员，大家肯定都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满意。”

乡村 UFO

“隐约记得，那还是在苏联尚未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以前的事情啦！那时我险些碰到世界最初的宇宙犯罪。案件发生在天雾村。天雾村您没听说过吗？呃！难怪，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由于村镇合并的原因被合并到了霞镇，H县的霞镇您总知道吧？不管怎么说，管辖不同不是吗？这就是问题所在，贪吃是七大罪责之一嘛！”

岛崎露出苦笑，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岛崎为什么会完全被铃谷骗了呢？那时的铃谷是H县警局的搜查科第一课长。死者的夫人是当地大船主

的长女。她拿着美味的刺身招待我们，并告诉我们事发前丈夫说这次出差会早点回来，但是结果是迟迟不归。生鱼片看上去很美味，一起品尝的酒也是当地出产的，那的确是难得的好酒啊！心情惬意，渐渐地产生了一丝朦胧的醉意，微醺地飘飘然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高波部长突然走了进来。

那是我初次见他，高波部长是个大个子的彪形大汉，身躯庞大，双目圆睁。他手法娴熟地打开了桌子上的图纸。

海岸对面是一片荒海，有一处非常广阔的沙滩。熟悉的防风林后面是以前用沙丘开辟的田地，往里面走大约 100 米，是与海岸线平行的县道。县道后面又是一片松林。林子另一边有几户农家，总的来说是一个颇为荒凉的地方。田地正中央就是 X 印的现场，若是搜查田地的话，谁都会注意到。

“当日傍晚雪停了，这一带积雪颇多。完全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想必全都在为这次的初雪而喜悦吧，没有人会在田地里耍酒疯。海风肆虐，乌云低垂，我宁愿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

高波露出一丝微笑，肥胖的手指移向沙滩上的圆形印记。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得了相思病！在这样的严寒之中，忠治和砂子应该躲在渔船后面吧。年轻时期的爱恋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换作我的话估计也会被蛊惑，更何况是当时年轻气盛的年纪呢！如果没有氛围的话，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只消收音机之类的一响便渐入佳境。那真的是一个没有伴奏就无法幽会的凄惨的时代。”

“收音机里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不愧是警视厅的警官大人，真是有高见啊！原本播放着和缓轻音乐的收音机突然响起了咯吱咯吱的杂音。于是两人朝海的方向远眺，空中正飞翔着一个圆盘。两个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生怕被空中飞着的圆盘抓去关进某个星球的动物园，或者会成为被参观的地球物种。两人哆嗦着紧紧抱在一起抖个不停，圆盘似乎唰的亮了，两个人连收音机都顾不上拿走了，

一溜烟朝着防风林方向逃去。这周围的地势稍微有点高，等跑到顶部时二人已是气喘吁吁，没想到刚停下来就一眼看到了本村议员八牧的尸体。八牧是被枪击毙命的。”

讲到此处，铃谷稍作解释，这是部下枪械专家尻矢刑事的判断。凶器是战争末期日军研制的霰弹枪。霰弹枪的子弹用纸包起来，装在空弹前面。有效射程通常比较短，连数十米都不到。尻矢根据尸体残留的子弹分布推断，是在距离不到 10 米的地方朝背后射击。

“打断课长大人的话真是失礼。但是那真的是不可能的。尸体周围五十米以内只有忠治和砂子的足迹。谁都没有靠近十米以内。”

铃谷一副甩手不干的样子，使劲吐了一口气说：“这家伙说空中飞的圆盘是罪犯，作出那样的报告给警察局的话，那真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来找出答案。UFO 之类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要酒疯说的醉话。高波张了张嘴。案件发生前，附近这一带的人目睹了现场附近有磷火飘浮。波涛汹涌、海浪滚滚的夜里发生了关于 UFO 的怪谈。

正当为这宇宙时代的案件绞尽脑汁时，岛崎脑海突然闪现出一个想法来。

“高波先生，被害者八牧是村议员，平时有没有跟谁交恶呢？如果嫌犯是人类的话，谁都不会觉得奇怪吧？”

“实在不好意思，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已推断出横手吾郎不是嫌犯。是的，他去年不知从哪里移居此地，在市郊经营电器。热情能干，做生意给顾客折扣也很爽快，附近的人都很喜欢他。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时刻关注八牧的日常行为，真是让人疑惑呀！”

“为什么没有逮捕呢？”

“警官大人，实在是难办啊。作案手法不明，这……”

“无线操纵的模型直升机，机体下方悬挂子弹。所谓磷火则是测试飞行

时亮着的小电灯泡，因为怕被人看见，所以白天没有测试。”

岛崎抽了一袋烟苦笑着说：“嫌犯自杀了，动机不明，未留遗书。冬天真是事多啊。据说两个人都是从南方复员回来的，很多都正好吻合不是吗？推理真是信口开河，怎么会有那样的事啊？滴溜溜旋转的是直升机的转轮。收音机的杂音是由于无线电控制造成的。这可比 UFO 之类的更合乎情理。”

夏之炎

国破山河在。

这是在与山相对的车站下车的岛崎发出的最初感慨。今天从这趟夜行列车中下车的乘客只有岛崎一人。尽管如此，列车员仍然一丝不苟地检票，彬彬有礼地向他点头致意。这是战败后三年时间里，在日本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早已看不到的风景。群山如同手工染指的新绿一般，微风不冷不燥，又清凉宜人。温泉的送迎车车尾静悄悄地吐出淡淡的烟雾，一直处于待发状态，上了年纪的司机师傅大声向他招呼着：

“您是东京来的客人吗？没赶上好时机啊。”

“这样居然也看不见吗？”

老人没有回应，发动了汽车。出租车在车站前一个人也没有的广场上慎重而慢条斯理地绕了一圈，然后驶入了狭窄的县道，这是通往温泉最近的直达路。引擎如同在黑夜之中喘息一般，老人尽力地保养着。上坡犹如牛步缓慢，终于稳当上坡后老人才回答说：

“一百五十年来轰动一时的大案件啊，你不知道吗？”

“怎么回事呢？”

“过去，这一片属于堀之家族的藩地。在权势无法抗衡的情况下，他的家臣之长遭到敌人的夜袭。说起石月玄英，他确实是一个极其残暴的人。